

盍簪錄

亭

1 曾 5
3 8
2



李博學人持

蓋簪錄卷之二

紀實篇

伊藤長胤 著

○本國以九月十三夜賞月與中秋比其來久矣前世多著於詩歌人不知其起于何世多致紛紜中右記曰昔者寬平法皇偶以此夜宸遊月色清朗遂以此夜為佳期後代相襲不改事在保延元年九月十三日予未見其書嘗有一友生得之常藩字職云其亦檢得蓋權輿于此九雜組載九月十三日暗釘鞋○繩此本田家雜占非為佳期也先人嘗此夜

門4曾5
3P
2



木府清公筵賞月賦詩云古來諺云雨九月十三晴
假用其事以為詩料耳

○後水尾帝時勅以活字刊皇朝類苑分賜諸臣
縉紳之家今尚有職者亦散于民間或充發買七条
亦有賜中先人借覽有年甲寅之歲燬于火亦可
惜也聞中國此書已亡亦無刊本

○修文殿御覽一千卷梁時阮纂修具平親王為
岑僧增賀撰撰弘決外典鈔引用書中具存其目
時其書行于世可知今世不聞復有其書魏徵所
修群書要略本朝旧傳其本前時年藩刊藏其書
貴戚

縉紳之家或藏其本此等書中國在亡不呼可知也
文獻通考事文類聚等書出前代類書多東閣焉
相國清盛時宋高人愈到太平御覽清盛購而奏
進聞事見三槐記想當時甚難得之書今日高船
歲湊于崎港此等書不難得也

○相傳慶長亂後比年豐稔京師米價斛率十八錢
後至二十四五錢改而漸次涌貴四十年前平價不
下四十錢延享之間薦飢斛至百三四十錢餓孺載
路棄兒空屋比而在其後豐歉不常時有低昂二
三年來常價不下七八十錢壬辰已來愈致沸騰癸

己丑六月之間精米至二百錢百物亦隨擡價酒一
升酬二錢餘油一升酬五錢餘物價之貴前代未曾
有也然民無飢色買奴婢多不易致也蓋工高傭作
者亦自貴賣故亦相通融士庶中人無販賣土田之
資者甚困自是而穀價侵增脫粟價溢二百及乙未
之歲諸州豐積價減三之一然積弊之餘且官夫太
農傷於穀賤百物難售困猶初也

○室永四年丁亥始營東宮新殿明年閏正月成三
月八日燬于災七月遂建新殿于其地東宮地
前直丁長者街後直下立賣街東到堺町西到東洞

院在 皇居之南東西 南北 步本 後

面院脫後之後不御号凝花洞中有泉石皎山等勝
田有觀波亭既崩毀其殿宇久為閑地將營東宮平
其地丁亥十月朔始事京兆市監安藤駿河守稅官
小堀憲克監之此間禁京中民家修造屋宅不得已
則理于官業久而後修至明年戊子正月竣功正門
東出楯間刻費長房琴高等故事使門地出凡為屋
四十八九布疊二千九百餘鋪二月十一日皇子
慶仁親王入宮十六日立為皇太子二十四日
太子始行啓觀于禁中江戸邊松平讚岐守朝賀

吊川豊前寺、副之。三月九日、西使東歸、是日午後、姉
小路、民家遺次、延及、禁省、東宮新殿亦燬、太
子與、主上、遷幸于閑白殿、弟是歲七月、大君命諸
鎮、修造宮省、京極若狹守、木下肥後守、池田内直、拓
東宮地、更為新宮、以擬、主上脫後之後、亦御之
宮、明年己丑六月、宮城、二十二月、主上有在閑白弟
讓位、于皇太子、七月二日、新院自閑白弟、入御
新宮、是歲十二月、新院患痘瘡、診藥不驗、漸致危
篤、十七日、升殿、聖壽三十四、又明年庚寅正月十
日、奉葬于東山泉涌寺、奉号曰、東山院、是日、初昏

京極街東邊、行願寺前、拜觀、英年伐、因賦、二絶、王刑部
勝尚書云、

○宝永五年戊子、新鑄、当十大錢、重二錢四分、徑一
寸二分、五厘、郭闊一分半、好徑二分、文曰、寶永通寶、
背面、郭上上下下、左右、凡、欸、四圈、徑一分半、圈中、印
起、永世久用、四字、自上而左、旋而可讀、又有、少記、印
珍字、識于圈旁、凡一錢、当小錢十、自去、年、命長崎、互
市、一行、商人、七、修河原、設廠、鑄造、許、京師、自、今年、四
月朔日、使用、明年己丑、新政、首、羅之、正月、某日、冷到
京師、群下、大悅、

○室永五年戊子三月八日午時京師野小路街油
小路東轉西行爰銀鋪伊勢屋失火西南風急延及
宮闕 上皇宮 皇宮 東宮新殿皆燬公卿王人
之第毛鷹司殿九条殿已下九十餘區佛寺六十餘
宇神祠七所民家一万餘戶皆燬西限油小路東
尽河原北及今出川塔壇改而風回北旋又西及錦
小路凡四百七十町之自高望之火道凡二十許
及明九日未時而熄凡及十三時焉 主上及太
子迂近衛殿第為行在上皇在一条殿太抵百羊
來生齒日聚民氏物富饒王族士庶邸舍日華府藏日

實延室癸丑乙卯禁省再火及氏廬舍雨後三十餘
年久無火災人皆安恬是歲之火倉庫蓄積多被火
災京師繁雜之區蕩為煨燼實心仁已來之一秦也
○宋哀懇楓雜小續記宣和二年二月新鄭門官失
洵溝從助彥采婆雜牆外溝底得一銅器如壺兩傍
有環腹上有線其文曰綏和元年供三昌為湯官造
三十鍊銅黃塗壺容二斗重十二斤八兩云云以當
時權稱之云第重六斤耳漢權雖成不直如許雜按
此則漢時之權較之宋時減半而弱與通典筆談
所載亦不同

○沈作誥寓簡載司馬公依禮記作深衣謂郡康節曰先生可衣此乎康節曰雍為今人當服今時衣耳溫公嘆其言有理而合于通變之意胤曰先子嘗稱其事戒失世之好奇者矣

○宋景文筆記云蜀人謂老為皤音博取皤黃髮後有垂王小皤作亂今國史乃作少皤非是爰曰喬叢抄之花氏子能錄記嘉州王波渡云蜀中稱尊老者為波又有云謂天波月波日波雷波者皆尊之稱此王取蓋王老或王羽也魯直取涪州別駕自号涪皤或其俗之

○正德三年癸巳三月廿日

沙法院東延親王績績

翠園花方開宇哲傳命賞花于前王益承負正淳見櫟之隨及予前後而到暫飯于績翠亭上亭枕池艷花蔭軒承負聯句曰鏤流花弄影衆未對王益今年八十八唱散樂歡適殊甚設而茶于君子榭將到嗟予意之依山腹高爽之地京城萬室盡于一隅俄有黑烟一道隔林稍遠起于西衆疑空烟至亭望之當京城北烟焰漲天火道甚多衆不辭而歸坐客四人皆未歸家而宅燬得生院主公慶越府儒職宜亦被招有故不到亦燬王益之隨及予幸免于池魚是

災也未刻火起出自樵木街油小路東轉行魚鋪東
北延燒民家主客千六七百戶德大寺久我及花山
院僑寓皆燼及鷄鳴而燔故旧知識罹災者三四十
家予未歸之間四弟皆在家門生來救扶女弱庫文
籍然什奉神主而逃去火後二日記

○按通典漢建華冠以鉄為柱卷貫大銅珠九枚形
如縷鹿左史傳曰鄭子藏好聚鷓冠建華是也鷓冠
一名建冠一名籠冠即惠文冠也周制緇布冠後漢
改之制進賢冠為儒者之服通天冠晉依漢制前加
金博山連下即鷓也鷓知天兩故冠像焉高山冠秦

佩者獲其君冠而制之形如通天冠方山冠漢制以
進賢以來穀為之進德冠唐制九琪如金飾凡此諸
冠皆漢魏以然及六朝隋唐亦用其制度沿革具載
通典本朝推古以來至孝德天智之年屢改易
官階皆因冠命名故曰冠位其曰德曰建曰山曰華
恐取建華進德方山高山等名而命也他日式就達
禮之君子而質正焉

○沈存中筆談記皇祐中蘇州民家一夜有人以白
聖書其墻壁悉似杜子之稍矣一夕之間數萬家無
一遺者至於卧内深隱之處戶牖間無不到者莫知

其然後亦無他矣此亦与漢時王母壽事相類皆人
妖也嘗記貞享四年丁卯七月十八日夜已參半有
人扣予門曰今夜有毒生于井中可急汲水一蒼頭
遑遽報之而不曉何故暫而親家四隣互相告報僕
急汲二三斛許水甕瓦缶木桶之屬滿貯殆遍頃刻之
間往來旁午互相傳報遍于京中凡負郭村落一二
里間戶戶汲貯以及明不知其誰所為殆訛言也後
無復他矣竇永門民間訛言有物擊先人家石磨界
道其語始于北鄙賀越之間而畿內海西莫不皆然
是知愚民之心本無知識其易搖動自古造言之刑

妖術之禁良有深意

○書之浩者今二十一史為最大抵針為方百冊近
時清人納蘭成德彙宋元諸儒經書注義曰經解凡
六百二冊比二十一史亦夥矣元祿乙亥歲始來本
國其後相繼附舶而到享保六年辛丑歲閏十月三
日京尹松平伊賀侯奉 教旨齋到進干 天府康
熙字典等並進云按元史有納蘭氏成德恐此人之
齋

○今武士值歲首必盤餅糕等物供鍾馗中國亦有
其習明徐禎列剪勝野聞云太祖在除一日午又甚

衆軍法戰勝必祭甲冑衆推帝功居多乃置其兒於
於前甫莫忽霹靂大震白龍夭矯自宛整中出扶雷
聲握大光騰空而公諸將自是畏服

○野客叢書漢人居喪率多以日易月罕有終三年
之制者其制自文帝始遺詔令臣子勿久喪已葬則
除自後因而弗改習以成俗故翟方進為相後母終
改葬二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
國家之制然當時亦知終三年喪為盡禮如原涉行
父喪三年顯名天下河間惠王行母喪三年詔書褒
稱以為宗室議表 本國王制父母喪假百日服期

五等親以次遞減近世父母喪通官民五十日不知
防於何時然前代搢紳中亦有服三年喪者今百年
宋有志之士亦稍行之正如漢世之俗

○今制通官民端午始服衫九月朔服夾衣重陽始
服複衣至四月朔服夾衣故名四月曰更衣按唐貞
外郎趙璘因話錄云德宗嘗暮秋獵于苑中是日天
色微寒上謂近臣曰九月衣衫二月衣袍與時候不
相稱欲遞遷一月翌日命翰林議承旨李吉甫請宣
示萬方編之於今學士李程奏曰月令十月始表月
令是之玄宗皇帝刑定不可改易上乃止由是與吉甫

不悞
○度量之法起於秦漢書律歷志云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黃鐘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師古注云子穀也唐令之量以北方秬黍中有容一千二百為倫十籩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三斗為大斗一斗十斗為斛又云度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一尺二寸為大尺一尺十尺為丈六典亦同按本朝之制大室令云度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之廣為一分云云量亦然

自容千二百為籩云起可見本朝之法專遵唐制而唐制則本於漢然亦謂北方者不知何處頃閱通典得之引漢志子穀下注云子北方也蓋子穀之子師古以為種子之子杜氏以為子且之子然則亦謂北方者亦據前志也
○本朝遷叙令凡取事官之父母令侍者并解官其志待人才用灼然要籍駮仕者令帶官侍又取原取人取下云為要籍駮仕六位中選良家子令候殿上謂之非藏人按要籍唐人之語亦以名官通鑑唐德宗紀惟岳使要籍謝溥至鄴列城下胡三省曰要

官亦唐時節度衛前之職又曰乃節度使之腹心也
宋滄王武俊之相王政要籍曰承令又李懷光曰李
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籍胡三省曰要者須其用
籍者借其力當時諸鎮有要籍官亦以各官之意亦
如此

○石本權之名後世轉為量之名分釐本度之名後
世通為權之名

○慶長之亂織田有樂之子稱三五郎亦在大阪圍
中城陷亡命到京投三条柳生氏家柳懷朱家之義
舍匿有日既而官遣吏索諸亡命遂戶搜檢捕吏亦

到柳家柳夫妻促裝將為逃避之計柳家本釀酒窖
大甕干地因匿五郎于甕中糊封其口吏檢索宅中
亦到甕邊弟之新釀已熟未復檢視五郎遂得脫未
甕而官禁稍弛亡命之徒亦見召用三五不幸而殞
柳宅在三条京極西予祖之姊夫也曰七兵衛

○武備志日本考云錢用天授永樂洪武樣注白琉
球高麗得之銀一兩換三百三十三文零用三大抵
一分總錢千稱一貫每米一石常價一兩中國斛可
三石綠段有花素花者三四兩素二兩大紅七八兩
第元後明萬曆間人傳聞本國當時物直修考蓋

在 本朝恐是文祿前後之事
○又載 本國疆域曰共為驛四百一十四戶七萬
課八十八萬三千三百二十九章漢圖書編亦載亦
同皆據宋史亦載奮然亦記而言也 想前世兵籍只
如此

○豐太閤之在大阪嘗失火爰鷹落于民家後團女
婢投飯羅而獲之太閤聞之令捕其家方一町人不
問長幼士女皆刑之福島氏某亦在捕中某素與太
閤右筆相識前夕遣人求救筆史云素相識何不早
報今術窮矣然吾有一計百方營救及引刑人筆吏

逐一對唱及某名下竊脫其數某遂到京其孫曰清
一居予近鄰

○相傳之薩天錫嘗來于吾國享府天滿宮賦詩云
無常說法現神通千里飛梅一夜松萬事夢醒山吐
月觀音寺裏一聲鐘見載本集題曰天滿宮又予家
世藏菅相渡唐因深衣幅巾腰繫香袋手把梅花四
明方伯行錄日本僧推雲贊曰自在阴阳不測神威
天忠義聖朝巨浪傳徑場傳衣鉢香渡梅花一點香
渡唐之事其事虛誕固不待辨也而声名播於中國
乃至加此方伯行号雲冠道人予家又有臥陶二字

扁乃詹德仲和同時嘉靖年間人唯雲五山禪侶夕
桂悟字了菴嘗入明克貢使有行程記時方明正德
中邂逅王陽明陽明作序照之云

○青蓮院宮有 嵯峨天皇親傳教大師 御製宸
翰草書中字首題元澄上人四子詩之吁嗟双樹下
標化契四、惠遠名猶駐支公業已虛草深新席塔
机掩旧禪居灯焰殘空坐香烟綾像炉蒼生橋梁少
緇侶律後疎法躰何久住塵心傷有餘紙尾細書一
行弘仁十三年十月十三日賜 御製使回書助從
六位下藤原朝臣常水相傳此十數字圓仁筆其紙

淺紅色厚軟有堅理隱起如蜀黍皮今世無所見亦
奇品也不須裱褙而至今儼然紙背合縫有一方印
文曰延曆寺印中有井伊侯家人圖本半物業辰之
家印表亂之間傳轉易主而遂歸于此

○今人編稻稗為囊盛米麥或豆或受五斗或四斗
通謂之袋稱一袋二袋盛土壘流謂之土袋即中夏
所云玉豚也袋考字書只有袋散之義無盛物之意
稱米包只云一囊二囊沈氏筆談云私船受米八百
餘囊、二石是也亦云一包二包

○江村宗具世住京師居新在冢中町嘗仕于加藤

肥後侯後仕于美作常專修養滿百齡後水尾
帝在俊聞之召對賜以銀絹鳩杖等勅問修養之方
宗具奏曰平生唯持一些子喫食些節飲食亦些養
生亦些此外無復別術帝大感賞其子宗珉有字行
有別齋殘藁刊行于世今子孫繁衍不墜其聲云
○板倉周防侯重宗尹京始終四十年廉介明新進
代稱良吏者必為稱首嘗有官吏將之任長崎過都
之次謁侯昭語移時將歸侯袖出一古唐錢云此前
時某崎官吏竹中某之巫遺某以墨以敗予故每以
此錢自照為戒故以相贈之蓋長崎蕃珍貨之所

湊官于其上多焚于貨侯故戒之其他直節偉行多
載都人口碑此時其一事前京尹松平紀伊侯者侯
之外孫也其文學松崎祐詒予云

○里村紹巴者本姓松村氏幼寓于興福寺明星院
為唱食夙有志業自斯雖戕役必成大名于天下時
有周桂者善連歌為時宗匠偶自京師來南都好連
歌者輻湊于門紹巴冒夜潛逃從周桂上都自是刻
若攻業能造其妙王侯士庶競師事之其名魁于天
下時有里村昌叱善連歌與紹巴存名以伍伯有松
村氏遂冒姓里村云 中明智之變 陽光院宮
適有二条邸事出蒼卒欲飯無與紹巴偶過其門躬

下輿而奉之遂御以婦 禁中賞以法印位紹巴謝
恩及明奉還法服而不受曰見危效節何慮酬恩遂
敘法橋及豐太閤之時屢蒙殊眷声名藉甚時有技
能造妙者七人稱七名人紹巴其一也賜宅一區大
煩街堀河東轉南行今名其里曰紹巴町云後及
中以為秀賴所眠 謫居寓于三井寺者三年官籍
其家資賜昌叱焉紹巴子曰玄仍玄仲皆有能名予
祖母里村氏玄仲之長女也故幼間先人詳語世次
行業号臨江齋

○脩後福山有鎰屋甚兵衛者世為邑里正天稟溫

厚族人有寡頓與義子不協爭產將理于官家又有
一女子鄉親會議和解之而不決甚兵衛時年十九
招位告其子曰此有三策有上策有中策有下策
將出何策衆問其上某曰以子抗母非義也悉以家
產託母奉身而退何患無家此為上策問其次曰三
分家資各取其一又問其下策曰全掩家資而有之
恐有意外之變或觸憲網令座歎異者宿皆箱口而
退族人不因其言全家籍沒徙于他鄉其家有繼母
繼母之父母亦寄于某家孝養不怠家無間言嗚呼
生質之美者也大抵天稟之異常亦各有其倫幼而

善射御武善賦詩屬文者衆以為神童因吝若此人者天稟之孝而有智者也而人不知稱之者何哉尾道人橋本章負先君之門人也頃來告予今癸巳年二十四之章負贈之袁氏世範某之欲誌之恨不會護豈非子夏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者乎

○洛人中村宗全嘗敗于津輕獲一生猴而帚毛瑩自如雪尾尤豐睡則以尾倒上掩鼻而臥性亦馴人籠弄以為戲後有一小廝戲以木天蓼飼之被毒而斃先人亦嘗見之云此果然也檢本草信然果然是猴之一種

○先人舅氏里村玄祥家嘗失 釜物遍索不獲為請一道人虔禱以求道人到設醮壇植紙幣云遍使全家人過壇前若有盜者幣自搖動主人如言悉令家人過焉無復他矣至一小僕過紙幣忽搖衆驚以為神小廝忽撞道人曾倒擲于地則足大拇繁長繩暗連于紙幣之柄衆呵罵而逐之又三条街有釜鍋高以豪聞新喪妻室舉家淒慘忽有一道人來告曰貧道北修道上羽黑山道過尊眷寄語之罪業深重难得度脫願告家人修月牌資上高野山薦我冥福家在京師某氏若有不信以此為驗即出練帛一塊

故今來報翩然而去云直到高野家人蒼寔枕前供
膳具且秤香銀若干託以送高野道人懷之不辭而
去豈有一小廝年可十七八疑道人不言竊尾而往
則自三条東至京極直向伏見路邊而西轉自朱雀
街北上到北野七本松入一草舍中小廝直入其中
則有一治婦視小廝而錯愕乃富商嘗取置之女婢
也妻室病時嘗來問想此時竊懷篋中物去也小
廝告之旁隣自其奸狀罵愧而去嗚呼邪師猾徒其
術本淺小夫賤隸稍有知者能辨其誣妄堂々大文
夫多甘心而受欺如漢武之於桑大宋徽之於靈素

豈非老日欲涸之天奪其鑿耶

○ 年參列赤羽浦有少舟一隻忽飄著于海
濱長可三四尺不堪載人其中但有一布囊盛少米
豆并朱印色池一具不知其為何國物或云海外諸
國禱祭之物頃觀宋徐毅使高麗錄宣和四年五月
二十五日十旦至沈家門拋泊是夜就山張幕掃地
而祭舟人謂之洞沙實岳瀆主治之神而配食之位
甚多每舟各刻木為小舟載佛經糗糧書取載人名
氏納於其中而投諸海蓋禳馭之術一端耳按其前
後文十六日祭明洲十九日達定海縣遂泊沈家門

屬昌國縣則參州丞孰者或其類也

○安東省菴名守約筑州柳川人也世仕于本鎮立
花殿家為族舊夙齡耽學遊京師事松 三研究
經術最善屬文万治中明人朱之瑜附高船抵于肥
之長崎之瑜字楚璣又字魯璣号舜水有字行在明
時嘗心魚藩之徵明氏訖錄抗仲連之節來于我曰
流寓于崎港人不知其為文儒困頓艱苦者久之省
菴聞之執謁為弟子授經學文章之訣省菴歲俸二
百分其半以廩舜水迎養有日時常藩源義公招致
文學之士有何間東平之風聘舜水給俸五百斛甚

蒙眷待從學之士亦皆有名後八十餘而終常藩私
謚曰文恭公在日本潔居無子省菴輯其遺文曰心
表集語嗚呼省菴之高義信道崇賢不顧其私後世
之所希見寔堪歎仰舜水在常藩省庵錄吾先君子
文章二三道丐批抹漢文帝除肉刑論通篇批圈連
下末批云誠脩文章貴困白眉正德中常藩命儒取
編舜水文集三十卷及乙未歲刻成与省菴贈答甚
夥中有及先人事者三條或推為貴國翹楚或亦不
甚服恨不及見先人事業之全也
○相傳西裔之地有溫泉其氣不寒不熱掬之快通

無此而其中有熱毒猛烈殊甚人偶染一指則思染
二指染三指則思績一手一手不已遂至兩臂兩臂
不已必投兩脚則漸次陷沒不復可出漁吏而骨肉
消爛唯餘毛髮沸出于上嗚呼可畏也夫或曰肥之
溫泉即是也不知今尚然否將有識之士托焉以警
世伏冥貨也而須厥軀者也耶

○王在晉海防募要載萬曆四十年八月十四日召
別參將方矩獲解倭夷合那哩等十二名倭婦烏般
薩一名并草檝船一隻船中有日本草蓬草苦等件
匕首刀鞘一件乾飯一撮驗得各倭頂髮開塘外髮

稍長臂有刺紋下休兜陰亦載米十七包黃麻十二
包遭風被水船中上存炒米一包為食女人進香于
哈密弗多結冬倭旋用繼以斃止存烏東家一名卷
管叔養按萬曆四十年乃日本寬永十七年壬子
之歲也距今不甚遠想西南沿海之民運糧為惡風
所飄而著台州界也烏東家烏般薩非是國人之名
國人稱男子曰於都姑女子曰於波恐因各人相呼
錯認為名也哈密弗多結恐亦何弥佛之轉音嗚呼
沿海之氓為風飄到異域者今尚歲有亦可怜也
○正德二年之冬奧州荒濱相馬二邑船梢八人運

米到江戶為風吹飄著中國海南地方困頓尤甚土人憇其遠人無依為造五寸許木牌記之番人打破船不得回籍伏乞到任太爺相公施舍米飯以救殘生公侯萬代令名帶之于腰轉旬而到廣東省署廣東商船歲回易米于長崎因泊船而歸日東二人在華而病死中土人具棺殮之二人舟中而死投骸于海三年癸巳七月五人著于揚州大坂奧州牧遣吏迎之五人皆不識字不能語其詳只云初到十人堀沙拾虫又觀戲場衆不觀其技而發遠人異樣時觀漢人相鬪以足相踢云

○承志二年癸巳京師十四五歲兒女數輩無故戲放火火災頻作時京尹板倉周防侯捕誅數輩其災遂息人稱其嚴能亦人妖也

○揚州兵庫有小西氏名彥兵衛其先次忠号久清以吾天文十九年庚戌之歲携夥伴一人回易入唐時当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同夥畢事先還次忠因緣得見皇帝日出入禁掖累蒙恩賚多賜金珠回國隨意存唐十二年家有老母生妻并遺一息母妻懇訴同伴願爾敝海入唐偕次忠還家同付不得辭復裝貨入海告次忠以情次忠奏請回本國皇帝俞允

賜帑乃命畫史肖次忠貌并子福松供奉四二幅一幅皇帝自隨備時之展覽一幅賜次忠以寵之曰必可再來朝也若不得來必遣福松來又賜鈴一口以為徵遂得還本國時福松年十三歲之既歸欲遣福松以全其信妻不肯聽猶豫之間世宗山問到

○先人及三十餘歲却掃讀書左近里人多不識面山田氏姑稍知文字每歸省或曰源七亦會談無點書耶國人刻漢本必副國字口訣謂之點本無口訣者稱無點本既而開門迎接談說出人意表爭傳真儒出現此在予未生之先故屬或相傳之強壯之後

論孟古義藁成未在本寬文癸丑之夏京師大火延及予舍百物萬燼先人不携他物唯素古義草本一部而逃

○越前大安侯光通欽仰先人德業將致幣物命遺河魚千隻左右曰源吉方居母喪鮮食恐不肯嘗侯曰源吉居喪獨不有又之可遺乎乃賜河魚一器于予祖父侯有雄材而乃能礼下草莽如此

○往歲伏見有一坊人素信佛歸依有年一日佛附其夢曰吾在隣家門浪土中埋藏多年感汝虔奉特為來告汝焉掩土出稅及翌且往告隣翁隣翁不肯

爾後頻夢者連七霄強請隣翁掘聞下土隣翁始催夫掘土五尺強而不得又掘尺餘而得一軀銅像隣近嘆傳以為感得之妙某將奉而歸隣主不肯與曰夢者汝之巫感宅是我之巫住相持不決遂班于官時邑令水見石見守良吏也執二人將訊於二人大懼共招曰前年共謀陰置土中此回託夢矣掘將尸靈射利幸貸萬死令叱而遣之正德甲午歲大化寺側有咽管匠名曰了本八月十五夜夢伏見弥陀次郎仁吉本曰汝之死期在十二月五日感汝多年信奉特來為報翁期必死預辦終具以待遠近道俗傳

聞者奔波結緣到日無復佗異衆共嘲笑至為詭語大抵夢寐之兆本不可執多出于愚与奸愚者可怜也奸者不容誅矣

○藤參議紹克別号林丞乃公始分族卜築郊西平野時招致文儒輩唱酬自娛往歲偕冬嶺翁造公命賦梅詩坐客相繼成篇翁沈吟移晷迨晡始成一絕句曰宴罷能瑤池王母迴月明素袂立青苔仙粧難著人間語姑呼暗香疎影來結句韻初押梅字推敲數四商確從衆予曰來字佳遂定翁之耽詩如此

○僧若霖字桃溪相州產也隸于親焉山下天資英

邁善賦詩兼能書畫當時文儒之家參謁殆遍泉州
有一富室姓唐金氏為霖縛一草廬于攝南雅潔有
致一時霖遊方到關左枚浪于山水詩賦之間而未
歸會擾南海之草廬為颶風所拔金氏歎書促歸而
竟不返前年泛湖賦詩云

自畫扇頭而題詩又寫而寄予此詩清雅可玩其餘
尚有佳詩

○伶官拍近 稱久保甲斐守某朝時嘗陪宸遊
內宴搵笙會被酒醉送音不中度被譴家居三年自
是痛自悔悟搵縵不問晝夜既而得解声伎極天下

之妙予少壯時先人每舉此事以勉勵焉後造一勲
戚之家邂逅其孫近因詢其事近云予幼不及議也
但爭亂之後人尚氣武豕袒在當時亦有鬻之搵搵
其事必實云

○小何吉康京師人壯歲不羈不事生產及晚年卜
居北野菅廟側園方百弓稼圃為樂間暇手目謄寫
蓄吳書數篋別号有子有二子曰成章成材共從先
人受學成章長而有學行及門之士推為上首号主
亦後遊官于常藩而終成材九齡而始入學距予舍
二十町餘不能自往翁為創一月画街巷紆曲之狀

授成材懷之日夕按圖進學亦好事之一也

○正德辛卯歲朝鮮三使來聘學士李東郭過富士下賦詩之寒氣砭人骨肩輿且暫停休誇千秋白笋若四時青甲午歲琉球王子來貢典翰程雪堂詩之真是群山袒扶桑第一尊滿頭生白髮鎮國護兒孫

○王綱解紐法制不行鑄錢之奉久廢不聞之至元十四年日本遣商人持金來易銅錢許之事見之史明興永樂通寶錢多來于日本改而有忘仁之變焚蕩之餘銅錢掃地而盡明成化十四年將軍家咨明禮部索銅錢十萬貫事見善隣國寶記

○藤原^{ナカ}岳守者三成之子也天性寬和傾士接士少遊大學涉獵史傳頗習草穎喪父哀毀過禮天長五年為左少辨辭以停耳出為太宰少貳因檢唐人債物得之白詩筆奏上帝甚悅授位從五位上累官至右近衛中將仁壽元年卒年四十四

見文德實錄
三仁壽之下

○唐亡名氏玉泉子貢錄曰廣明之年号識者以為黃巢日月明年兩京沒焉先是數年京城小兒十數為群折蒿剪楮率成槍旂各相向如臨陣肩敵至是悉驗云按近五十年前京師俗端午日兒童數十人分明相鬪竹檢木釵互決勝負間有壯者雜於其

間或用真刀致有殺傷而府命嚴禁其習竟止時
名為引津予州時已不及見矣

○續文獻國用考神宗萬曆二十八年八月工科王
德實疏略曰國家歲入僅四百力而歲出輒至四百
五十萬有奇居恒無事已祿出浮千八年来意外之
警不時之需皆用事旋加旧額如寧夏用兵用數月
約費餉銀一百八十七萬八十餘兩朝鮮兵首尾士
年約費餉銀五百八十三萬二千餘兩又地畝米豆
授兵等餉約費三百餘萬云云按武備志云朝鮮之
役明氏耗費八百餘萬參之通考大約而言然其大

樣相符準之今日之制為銀八萬貫錢重也今人唯
知三韓之劍而不知明氏之糜布已甚矣

○管子曰出鉄之山三千六百九唐天下有鉄之縣
一百三宋鉄冶七十七皆多於漢蘇文忠公謂徐州
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縣自古為鉄官凡三十六冶
冶戶皆大家常為盜賊所窺紹興末鉄坑其者三百
七十七乾道中鉄歲收三百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
四斤 共見玉海

○蘇長公真蹟浩翁跋本豐太閣征韓時倅來賜紹
巴々得罪賜之昌叱矣未歲從先子得觀之其高

昌德家誠絕世奇室也其首云陳大觀園中竹一首
八子詩云迂叟自在園中有千竿竹兒啼無晨炊炮
筍實空腹我身不嫌瘦終日寧無肉豈可無此君今
人朝我俗朝亦對竹吟暮亦對竹荷天以朝夕間相
對情不足不同園中花豔々賣眉目見人嚙頭天放
蕩唯揆東方知竹君情全特如碧玉與君節而高作
詩作清濁跋云右陳大觀自名迂叟作小園栽植竹
數畦多貧無肉今兒取笋燻以充飢因作此詩戲之
聞讀詩大噱返喜而不怒真可喜也紹聖元年十二
月七日眉山蘇子瞻書信翁跋云翰林孫公二文詩

筆百代之冠是此書見于縑紙真行相雜筆意趣々
深踐二王閭域矣江南黃庭堅題凡四十字蘇黃之
書并見一紙真奇室也某年中有鷄林詞人來見此
書次韻題云次韻東坡詠陳迂叟園竹贈法橋翁小
軸下半開蕭々見凡竹我知雪堂仙瑗瑤長滿腹平
生飽清素緣筠能勝肉千首灑琅玕語々皆鑿俗云
○謝在板五雜俎曰韃靼種類生無痘疹以不食鹽
醋攷也一云不食猪肉故耳然吾國南裔八丈嶋土
人生不患痘其島孤在海濤之中塩其灰日食則不
食塩之說窮矣或云其島在靈州曰阿須多波折莖

有黃汁上人滌帛用之食此草故無痘患近來都下亦傳植以為稀痘之方又聞荒之彥山一鄉之人皆無痘患此處固不聞有吳中則何須多波之說亦無驗矣大抵風氣隔越不與外相接則免傳染之患焉耳而人役以飲食土宜之吳強附之說世間之事如此者固忘多

○僧第好少說記錄倉海有魚名鯉土人不甚珍之鄉者言俺等少時此魚不上鼎俎僕隸下人不肯喫其首每致狼藉世趨末造如此者充膳羞可見當時不珍此魚今也此魚為海味上品自王侯而下至

庶之家聚而為膾膾而為脯風而為挺漬而為醢煎而為膏函封甕閉苞苴千里無日不享其用而挺用最廣歲時吉席無此不成禮飲饌調和無此不成味其利遍于域中沿海諸州亦有之而土州勢州者最佳春夏之交盛集漁人削鹿角為鈎距隨投隨獲至得數十萬頭中國未聞有此或人之唐客來長崎稱錦鐘魚即是亦未聞甚貴之第好之時距今未四百年而此魚顯晦乃至如此是知天地之間生物有常而人之好尚隨時变迁焉耳

○續博物志云修文國臨西海出獅子大雀郭象恭

廣志云大雀頸及身齊蹄都似驢駝拳頭高八九尺
張翹丈餘食大麥其卵如蓮今之駝鳥也漢之帝時
有大鳥如馬駒時人謂之爰居按又曰骨托曰駝蹄
鷄曰大馬鷄

○說郭中載悅生隨抄題云宋賈似道作誤也書中
多載哲宗以前之事自著名曰薦蓋李薦作也首有
少引云半問老人書賈似道作半問堂豈自此而錯
認耶先人嘗說云秋燈山人尚能著書遺後恨不及
在日而奉告也

○先人少壯時曾不解飲中年以後因醫人勸強奉

二三薰畫間唯一食夜不復食時或飲酒至微醺予
及一二同舍生侍坐談經論史間及京師旧俗先世
遺事每勗予輩曰須以為天下第一等人為志明祭
不寐追思曠昔俯仰已十七年前矣在苒無狀殊負
先志云辛丑上元後一日記

○先人教授生徒四十餘年諸州之人無因不至唯
飛彈佐渡壹岐等二三州人僻遠不著錄及門執謁
之士殆以千數少河成章北村可昌久在京師相從
尤久衆推為上足成章京師產雖無博綜之譽有心
務之材後遊江戶寓上野為常藩義公丞招致之祿丙

子歲辭祿西歸終于京年四十八号立死可昌江州
產踰冠從先人學不復祿任夙淹貫墳藉老而不倦
甚為縉紳所重 中 上皇聞其篤學賜綿硯藥物
等件享保三年七月終年七十二号篤死朴死藤參
議撰碣銘鳥凡 光榮卿書云

○西軒客語云西晉終有人物非六朝隋唐可及但
出非其時如冬月桃李華不適於用為可惜也胤頃
閱西晉南北諸史晉之人材最盛如羊祜杜豫陶侃
溫嶠下逮周顛諸人才節悉量固照映今古王逸少
名掩於書陶元亮迹托於隱亦一世人豪也或但主

德不振無以駕御群材

○沈氏寓簡云溫公薨時程頤以臆說欵如封角狀
東坡嫉其怪妄 怒詆曰此豈信物一角附上闍羅
大王者邪人以東坡為戲不知妖亂志亦載吳竟卿
事已有此語東坡以比程之陋耳

按唐鄭延誨廣陵妖亂志吳竟卿者家于廣陵高
駢奏為刺史及城陷以他服遁至楚州遇變為讐
人亦殺弃屍衢中其妻以紙絮葺棺欵之未及就
壙好事者題其上云信物一角附上何昇地獄諸
去斜封送上闍羅王時人以為笑端

○石林燕語云司馬仲達稱曹操范增稱竟陵王子
良皆曰殿下則諸侯自漢以來皆通稱殿下矣至唐
初制今惟皇太后皇后百官上疏稱殿下至今循用
之蓋自唐始也其制設吻者為殿無吻不為殿矣又
曰与寔与陳伯之書謂臨川王完為臨川殿也胤曰
據此則殿下之稱始于二國而觀臨川殿之稱則
本朝稱貴人為殿蓋亦有天襲也

○漢書貨殖傳曰畜至用谷量牛馬師古曰言其數
饒不可計算故以山谷多少言之荀子曰葦菜百疏
以澤量注之疏与麋同以澤量言也淮南子紀論曰

道浴死人以溝量此三者字法相襲人唯知谷量而
不知亦有澤量溝量

○周礼司戈及舍設藩盾鄭玄曰藩盾盾可以藩衛
者如今之扶藜与疏之如今扶藜者与漢法以况之
也按秦太子扶藜名豈取於此抑想扶藜如後世苑
籬戟格之類

○周礼巫馬掌春疾馬而乘治之注之巫知馬崇醫
知馬疾則以藥治之崇則辨而祈之二者相須故
巫助醫也按巫馬氏或其後也子孫以官為氏

膽大心小智圖行方人知出於孫思邈之語而准

南鴻烈解已言之矣是主術訓曰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辨

○郭忠恕曰軍陳為陣始於逸少小學章形景為影本於稚川字苑見玉海

○功夫又作工夫本出於魏王肅

蓋宮土木之工程人夫也後世假借凡百人事賣工者皆謂之功夫陳後主紀隋文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將作詩功夫何如思安時事當時已轉為賦詩之工俗語言思惟工夫亦謂思索之工耳今人或誤做思惟之義

○周禮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仿萬民之惰教之和可見古昔以中和為禮樂之效驗先子謂中庸亦說中和一段古樂經之脫簡此亦可証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云陳橋驛在京師陳橋封丘二門之間唐為上元馭窺祖推載之初陳橋守門者拒而不納遂如封丘門抱關吏望風啓鑰逮即帝位斬封丘而官鍊留當作者以旌其忠於此事焉

○先人遺詩用七香車事

七香車

王維詩

上元下

已駕七香車心々待曉霞

李義山
七夕下

共見萬花谷

○昔夫子過吳季札墓題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宋蔡西山卒朱子書其墓碣云嗚呼有宋蔡季通之墓微夫子之意也趙章泉輓西山詩云嗚呼季子延陵墓不待錢辭行可知蓋用其事 年中常藩義公於揚州湊川楠正成戰比處建一隆碣題曰嗚呼忠臣楠子之墓其陰勒明人朱舜水贊詞亦追延陵之制入定事見玉屑

○葉夢得玉澗祥書曰既瞻對王衍將無同三語人

多不曉此直言無同耳將乃晉人祭語之辭如陶淵明詩將非遐齡且謝灵運云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之類蓋謂同生於吳周孔老莊本自無異故亦不同○宋馬永卿嬾真子錄僕嘗與陳子真查仲本論將無同仲本曰言至無處皆同也子真曰晉人謂將為初：無同處言各異也僕曰請以唐時一事證之崔王元軌無處士劉平為布衣交或問王元長平曰王無元長問者不解平曰有元短則見元長蓋既瞻之意以謂有同則有異今初無同何況於吳乎○胤按將無同本非難解語欲言其同而暫疑其詞

也晉書荀晞傳曰從母子求為將晞距之曰吾不以
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又孟嘉傳褚裒問庾亮聞江
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指
嘉請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又南宋
徐廣傳桓玄篡位安帝出宮廣陪列悲慟衣動左右
及武帝受禪恭帝遜位廣人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
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此諸語皆可併證矣諸說紛
紜却乖主意

○後漢之季 誅宦者無鬚者多被誤殺陣龍川
亦云無鬚之禍言此也五胡石氏之滅冉閔率稍人

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悉斬之死者二十餘萬
時高鼻多鬚至濫从者半嗚呼遭時不造鬚之有無
甚關利害亦可笑哉

○增統韻府引歲時記曰社日係蔥蒜取小兒聰明
計算之義宋章氏受日齋叢抄田東坡記閩人生子
三日俗兒時家人及賓客皆戴蔥錢曰蔥使兒聰明
錢使兒富胤按今都人門首掛蔥及或蟻蟻之能驅
疫氣此亦荆楚閩中故俗之派漸遂失其義焉耳

○宋張湜雲谷雜記曰門下者掌答詔令今詔制之
首必冠以門下二字此制蓋自唐已然傳亮修張子

房廟教首曰紀綱唐石延濟注云紀綱為主簿之司
教皆主簿宣之故先呼之亦由命令出制首言門下
是也按通鑑梁武帝紀魏節閔帝自作散文直言門
下胡三省曰魏晉以來出命皆由門下省故其發端
必曰勅門下

○楊文公諱范曰千字文題云勅負外郎散騎侍郎
周興嗣次韻勅字乃梁字傳寫誤爾當時帝王命令
尚未稱勅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
勅之名始定於此程恭之考古編力辨其非引南
史賈希隱傳云黃譜筆記引漢書馮異董宣等傳云

以詔命為勅自漢已然

○蠡海錄存潼文昌君從者曰天聲曰地啞蓋帝君
不欲人之聰明盡用故假聾啞以寓意且夫天地豈
可以聾啞哉

法華經卷之二

辛酉

法華經卷之二
此經之旨
在於開示
佛之知見
及佛之境界
故凡學佛者
不可不讀
此經也
此經之旨
在於開示
佛之知見
及佛之境界
故凡學佛者
不可不讀
此經也

